

七日談

(上海篇)

一個文人與一座城市

周立民

「從寶山路開往市政府的公共汽車，在開林公司門口停下的時候，從車上走下了一個身體頹長，膚色微黑的南國風度的青年。」這是葉靈鳳一九三五年九月為《小晨報》所寫的長篇小說《永久的女性》開篇第一句。小說主人公是畫家秦楓谷，從魯少飛的《文壇茶話圖》上看，葉靈鳳本人算得上「身體頹長」，是否「膚色微黑」則不得而知，然而，葉先生出身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也是一位畫家確定無疑。讀這部講青年畫家在藝術與人生困惑中的小說，我不時聯想起作者的經歷也不算奇怪，小說中多次出現的寶山路、江灣路和北四川路等，本也是葉靈鳳當年的生活之地。

不過，小說裏所寫的當年這一帶頗有鄉野氣息，尤其是畫家在江灣路附近的住處：「穿過桑園，在一叢蒼翠的竹林掩護下，一座青灰色的瓦房，像隱士一樣，劃破了新秋明朗的天空，露出他寂靜的姿態。」「是一所有小小的院子合抱着的江南風味的建築。沒有樓，圍着口字形的天井，是三開間帶着東西廂房的高爽的平房。」竹林，有江南風味的建築，葉靈鳳保留了當年虹口、閘北一帶的面貌。而如今，我的想像都跟不上來，現在那些僅存中西合璧的老建築，只能在高樓大廈的夾縫中喘息；舊區改造，遠遠地望去，是長長的機械臂掠過城市的上空。

寶山路，南起天目東路，北迄四川北路，與同心路相接。從一八七五年開闢到一九〇八年，有三十多年的築路史。我上班經常坐地鐵三號線在這一站下車，再沿着寶山路走過來。塵土飛揚中，我們不太容易把它與當年眾多文

人路過這裏時的情景剪輯在一起。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它應當佔有不少的頁面。這裏的三德里（今永興路58弄附近）A11號，是有名的創造社出版部所在地，葉靈鳳回憶：「出版部的招牌是橫的，掛在二樓，好像是紅地白字。不用說，招牌字是郭老（沫若）的大筆。」「三德里的房屋，是一種一樓一底的小洋房，每一家前面有一塊小花園，沒有石庫門，一道短圍牆和鐵門，走進來上了石階，就是樓下客廳的玻璃門，這裏就是我們的門市部，辦事處則設在樓上。」（《記〈洪水〉和出版部的誕生》）那個年代，走在寶山路上，說不定我們就遇見在此居住的李石岑、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瞿秋白、田漢、鄭伯奇、陽翰笙、張聞天、潘漢年、葉靈鳳……當然，在寶山路鴻興坊75號的上海世界語學會，你或許還能遇到年輕的小說家巴金，他後來一段時間長住在寶山路寶光里14號，《死去的太陽》《霧》還有讓他後來名滿天下的長篇小說《家》都是在這裏寫的。寶山路584號，是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它也是民族文化的傷痛之地。

「開林公司」，我最初以為像是永安、先施這樣的百貨公司，或者是葉靈鳳隨手寫下的名字。網絡上一搜索，不得了：這是中國塗料工業的發源地。一九一五年，廣東商人阮鵬南、周元泰在寶山路上合夥創辦了上海開林油漆股份有限公司（開林顏料油漆廠），是為「開林公司」。也許，我上班也經過它的門前。從寶山路走過來，拐進老靶子路（今武進路），過一個路口，就是當年的公益坊和趙家

花園，它們緊挨着北四川路。時下熱門小說《千里江山圖》（孫甘露著）中曾寫到：「公益坊廣東人聚集，西北面的展虹園，是中山先生數次到過的地方，這會兒門前一組新人和親朋好友正在準備文明婚禮。」當年的展虹園和趙岐峰公像堂如今已作為巴金圖書館向公眾開放，它也是上海文學館的一部分。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葉靈鳳」是巴金圖書館的主題詞。五月十二日，是葉靈鳳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今年又逢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巴金圖書館裏紀念展開幕，同時舉辦紀念座談會、講座，這應當是海內外第一個葉靈鳳的展覽和學術研討會，葉家子孫到場，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的學者齊聚，大家圍繞一個熟悉卻又久違的名字熱烈探討。話題似乎離不開兩個城市：上海，香港。在葉靈鳳先生的一生中，他在上海居留的時間（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八年）不算很長，然而，上海之於葉靈鳳的意義絕對重大，除了求學、成家、立業這些顯性的人生大事外，精神層面、文化層面，上海決定了他後半生的人生道路，塑造了今天人們看到的葉靈鳳。一個城市的文化氣質對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塑造產生重要影響，比如「摩登上海」與「現代」靈鳳，十分值得探討。反過來，一個

文人對一個城市是否有反哺作用呢？我們僅僅從葉先生《永久的女性》開篇第一句就讀出這麼多城市的歷史和細節，葉靈鳳當然不止寫過寶山路，南京路、霞飛路等等都是他筆下的都市場景，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土層就是在不同的文人不同的書寫中層層加厚的。呵護它們，呵護城市記憶，不僅是今人的歷史責任，還維繫着我們的生活品味。走在一條歷史底蘊如此豐厚的街道上，我們感受的是城市的前世今生，個人的昨天和明天，穿越其中，城市的魅力和人生的意趣，定會油然而生。巴金圖書館，把這次展覽定為「回歸上海」，自然有多重原因，然而，喚回一位遠遊的文人、喚回上海記憶，卻是在鋼筋水泥的「現代」中一份柔軟的心思。

柳絮紛飛

小冰

得比往年盛，去看看吧。」成都人Daisy邀約，大家來到一個叫La Sierra Loop的地方。

一條山路引領我們走向花海深處，滿目的菜黃，五月初的野生油菜花開得正好，調色板被打翻了，潑出一幅漫山遍野不可收拾的景象，如同人在成都。

「野生油菜花也是油菜花，菜花會結籽，菜籽可以收割，收割的菜籽可以榨油，榨出的油還算有機油。可惜了，沒人管理，雜草太多，否則可以收割。花白開了，籽浪費了。」我反覆表達心中的遺憾。「不要錢，你來收。」Daisy幽默地說。

荒野的油菜長得纖瘦，朵朵花兒小小的，枝幹高矮不一，高的是公株，矮的是母株。公株開花不結籽，主幹只願往上長。母株長得矮小，但它們卻是粗壯，能負重，實實在在把養分給了沉甸甸的菜籽莢。

成都人向來有看油菜花的興致，在每年二三月，或自駕而

去，或騎遊欣賞，心情大好。去過三聖鄉黃柏路的五彩油菜花田，有人稱那裏是看油菜花的天花板，有人說那裏有現實版的莫奈花園。我遺憾不知道用什麼詞彙與之對接。

不只三聖鄉，還有交子百業園、天府農博園、崇州白頭鎮，種植面積一處可達好幾百畝。有的片區花是彩色，白色、紫色、黃色、橙色，綠莖，綠葉，襯着彩花在春光裏燦爛，香氣醉人。

成都人把油菜的功能用得盡善盡美。菜花可以欣賞，莖和葉可以當中藥解毒消腫，菜籽用來榨油，菜農還專門種植油菜薹當蔬菜賣。油菜薹是一道健康美食，富含維生素A和胡蘿蔔素以及鈣、鉀、纖維素等，是護眼和提升免疫力的佳餚。油菜薹又分紅油菜薹和綠油菜薹。成都人把榨油的綠油菜薹叫白油菜薹，那是我的最愛，墨綠的幹、翠綠的汁，適合用花椒粒和乾辣椒燴炒，香辣脆嫩，是妥妥的川菜。

四川人影響着世界的多個方面，川菜、川劇、茶館、火鍋、大熊貓。總部在洛杉磯的熊貓快餐料理川揚菜，價廉物美，在各大學和高速路休息站廣受歡迎；電影《哪吒2》把四川話說到了海外，太乙真人的方言被影迷們掛在嘴上，生動極了。

倡導書法進學校，是施子清先生的初心和願望。近年他同故宮博物院合作編纂了精美而實用的《書法練習課程》，至今已送出五千多冊；他每年舉辦中小學學生書法比賽和全港青少年大獎賽，也在香港高校多次舉辦書法個展。施先生弘揚中華國粹之志，歷久而彌堅，他希望書法藝術在香港遍地開花，滿城芬芳！

施子清先生是香港繼饒宗頤先生之後最具有代表性的書法藝術家之一，可以用十個字來概括他的成就。這就是「越界而專業，多元而立體」。在商界他是企業家，曾被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他創建並領導香港許多社會團體，並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二十年，參政議政，寫了許多有建設性的提案，在香港不同的歷史時期都作出貢獻，因此成為香港的社會活動家；而在文藝界他首先是詩人和作家。他的舊體詩詞，我讀過的超過八百首，他的詩集《雪香詩鈔》樸素而真摯，感動了許多讀者。他的讀書隨筆《詩詞拔萃》有香港與內地兩個版本，展現了高曠的意境和濃烈的家國情懷。他的散文《梅花、牡丹、國花》被收入香港高中語文教材。施子清先生還是一個資深的戲曲愛好者，對閩南地方戲和南音情有獨鍾，他會編劇會導演，年輕時甚至能粉墨登場。除此之外，他對中醫中藥和《易經》都有深入研究，他有

中醫學院的畢業證書。

正因為具備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非凡的藝術才華，施子清先生的書法藝術骨力道勁，筆帶風霜，氣勢磅礴，沉厚老辣，有非常強烈的個人風格，行家一見筆墨即可辨認出這是「雪香體」。他七歲開筆一碗清水寫方磚，八十年堅持不懈，現存作品超過一萬件，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施子清先生以他深厚的功力和宏富的作品名動兩岸四地。施先生告訴我們，書法家寫的是書家的閱歷、性情、學養和才情。他同時還是一位中國書法史研究家，他的巨著《書法經緯》就是一部很有創見的中國書法史，展現了老一輩書法家學藝雙攜的曄曄光榮。「越界而專業」，施子清先生當之無愧。

今年九月開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將為他在香港、北京、上海舉辦世紀大展，這是嶺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碰撞，這是一位九旬的藝術家對於祖國山川文化的禮敬和深度融入。屆時，將有一番盛況。我們在這裏預祝展覽成功！

施子清先生是當代香港書壇的領軍人物。二〇一二年，他創辦了中國書協香港分會，團結了本港一百多位有實力的書法家，經常開展各種活動，組織講座，舉辦大型書法展，其中包括全國書法名家香港首展以及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近百位書法家參加的世界書法大展，龍飛鳳舞，盛況空前，觀眾說這是香港開埠來僅見。

施子清先生還創辦了《香港書法》季刊，至今出版幾十期，這是繼梁披雲先生的《書譜》之後，香港第二本書法專業雜誌，刊登了大量有學術價值的文章，全面報道了近十年來書壇繁榮發展的景象，梳理了香港百年書史，介紹了許多名家。除了在港發行，這本雜誌每期還分寄全國各省市書協，有力促進了香港與內地的藝術交流。

目前，香港書法界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可喜態勢。由施博士向教育局建言的培訓師資工作如期開展，全港中小學教師書法人才培訓隊伍快速茁壯成長，為「書法進學校」提供了朝氣蓬勃的生力軍。展望未來，香港的藝術春天快將到來，書道浪潮定然洶湧澎湃，這正是施博士殷切的期許。

人生豐富多彩，有人如一株靈異的小草，有人為一朵美麗的鮮花，有人為翠竹，有人為蒼松，更有人是一座巍峨的高山。正如蘇東坡所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我們所說的「多元而立體」就是這個意思。

魯迅在香港（二）

君子玉言

小齊

九十八年前的一九二七年，香港。早春二月，大雨滂沱。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旗手的魯迅，帶着他濃重的紹興口音，在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發表了兩場演講，聽者踴躍。

《魯迅日記》中有先生本人所記的相關紀錄。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的記述為：「雨。晨上小汽船，葉少泉、蘇秋實、申君及廣平同行，午後抵香港，寓青年會。夜九時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廣平翻譯。」十九日則為：「雨，下午演說，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廣平翻譯。」

上一篇說魯迅此次赴港，是他唯一一次。更確切地說，這是他作為嘉賓到香港的第一次亦即唯一一次。若論「去過」，先生有三次來港，另外兩次均為過路。他也曾寫過三篇關於香港的文章《略談香港》《再談香港》和《述香港恭祝聖誕》。

兩次過港的情景為：此次演講前一個月（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魯迅由廈門從海上赴廣州中山大學任職，途經香港，在維港停泊一夜。魯迅住的是船上兩人一室的「唐餐間」，同艙的一位台灣絲綢商上岸去了，他暫時得以「獨霸一間」，並未上岸，只是獨自默坐在船艙裏，一邊翻讀報紙一邊喝茶。直到夜幕降臨後，才踱步到船艙口，凝眺港灣的夜色。他在《略談香港》中提到這一段：「本年

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下，匆匆便歸。」

在廣州八個月零九天後，因為這裏的工作和社會環境變化，魯迅決定前往上海繼續從事文化創作和思想啟蒙。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魯迅與許廣平乘「山東」號輪離開廣州，夜半抵達香港。因輪船需上落客貨，在港停泊一天半，亦未上岸。其間，遭到洋人與同胞「查關」的百般刁難。憤懣的魯迅當即在二十九日於海上寫就《再談香港》，記錄此次經歷，表達對遭遇種種刁難的不滿。

魯迅訪港的兩次演講，二月十八日第一場的題為《無聲的中國》，十九日第二場的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第一篇演講詞發表在二月二十一日香港《華僑日報》上，題目是《周魯迅先生演說詞》，小標題《無聲的中國》，並載「許廣平女士傳譯 黃之棟 劉前度筆記」。當年三月四日、五日廣州的《民國日報》副刊作了轉載連續兩天刊登。第二篇演講詞在當時的香港沒有發表，「因故沒有刊出，什麼緣故，當事人沒有說，大概說的太敏感，報館不想登」（作家小思語）。而是首發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廣州《民國日報》上，同年五月十一日漢口《中央日報》副刊曾予轉載。魯迅在《略談香港》中寫道：「我去講演的時候，

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這兩篇演講詞在香港作家小思所著《香港文學散步》均有收錄，並錄有當時報紙所刊的影印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亦收錄全文，最新版本可見二〇〇五年《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閑集》和第七卷《集外集拾遺》。老香港報紙所錄更有粵語之妙，比如「落雨」。讀者可對比以閱其詳。

兩次演講中，先生表達了對當時中國命運的關切和求變的渴切。他呼籲：「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先生說：「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仍舊貫」語見《論語·先

進》：「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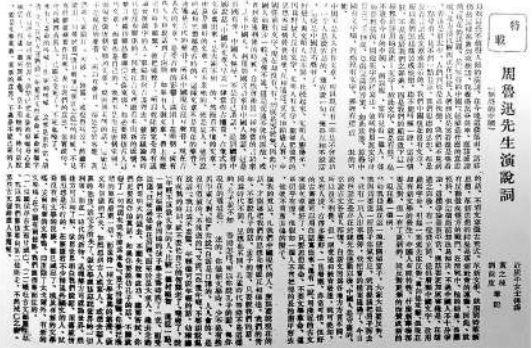
九十八年前的聽者認為，魯迅來港用演講作為禮物送給香港青年人。當代作家小思感慨「究竟當年香港青年人可以從中得到什麼訊息呢？我並不知道，可我卻渴望知道今天香港青年人讀到魯迅兩篇演講詞後，有什麼反應或反省。」

距離魯迅來港作那兩場演講已經過去了將近一百年，我們身處的世界與一九二七年的世界已經完全不同，外貌「新」得徹底。但，正如小思所說，今天，「你試試站在古老的小禮堂裏，依舊，彷彿聽見魯迅的聲音。」



▲葉靈鳳《永久的女性》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小晨報》上發表的頁面，插圖：丁聰。

作者供圖



▲九十八年前魯迅在香港的演說詞《無聲的中國》，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華僑日報》。

作者供圖